

齐泽克文集

幻想的瘟疫

The Plague of Fantasies

[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

Slavoj Žižek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主 编 吴 源
出版统筹 余江涛

齐泽克文集

幻想的瘟疫

The Plague of Fantasies

胡雨谭 叶肖 译

[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

Slavoj Žižek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幻想的瘟疫/(斯洛文尼亚)齐泽克(Žižek, S.)著;胡雨谭,叶肖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齐泽克文集/吴源主编)

书名原文:The Plague of Fantasies

ISBN 7-214-04110-3

I. 幻... II. ①齐... ②胡... ③叶... III. 齐泽克, S. — 哲学思想 IV. B55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4582 号

The Plague of Fantasies

Copyright © by Slavoj Žižek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06 by JSPPH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Verso

(The Imprint of New Left Books)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2002-043

- 书 名** 幻想的瘟疫
著 者 [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
译 者 胡雨谭 叶肖
责任编辑 周晓阳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水晶山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南京通达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9.5 插页 2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4110-3/B·122
定 价 20.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斯拉沃热·齐泽克 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大学社会学和哲学高级研究员，拉康传统最重要的继承人。他长期致力于沟通拉康精神分析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将精神分析、主体性、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熔于一炉，形成了极为独特的学术思想和政治立场，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为耀眼的国际学术明星之一，被一些学者称为黑格尔式的思想家。他曾任法国巴黎第八大学、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许多知名高等院校的访问教授，活跃于各种哲学、精神分析和文化批评国际学术讨论会，所到之处几乎都引起广泛的注意。詹姆逊说他“发出了一种不平常的声音，我们将在今后数年内反复聆听”。伊格尔顿评价他是欧洲近十年来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

齐泽克文集

易碎的绝对

——基督教遗产为何值得奋斗？（已出）

快感大转移

——妇女和因果性六论（已出）

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

——关于左派的当代对话（已出）

（与拉克劳和巴特勒合著）

敏感的主体

——政治本体论的缺席中心（已出）

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所做的

有人说过集权主义吗？（已出）

幻想的瘟疫

与齐泽克对话（已出）

主 编 吴 源
出版统筹 余江涛
责任编辑 周晓阳
封面设计 许文菲

介 绍

让我们想象自己处于标准的男性沙文主义妒嫉的立场中：突然之间，我得知我的伴侣和另一个男人发生了性关系——好吧，没问题，我很理智而且宽容，我接受了事实……但是，即使如此，各种形象还是不断袭来，关于他们在做什么的具体想象（她干嘛舔他那儿？她干嘛把腿分得那么开？），然后我就茫然若失，冒着汗，浑身颤抖，再也无法恢复平静。彼特拉克在《我的秘密》中提及的这种“幻想的瘟疫”（它使我们的清晰逻辑变得模糊），在今天的视听媒介中发挥到了极致。在我们时代富有特色的各种对抗中（世界市场的全球化对抗种族特殊论，等等），也许最关键的是日益破坏着我们的生活的抽象化行为（以数码化、投机市场关系等等为伪装）和泛滥的伪具体形象之间的对抗。在传统意识形态批判的黄金时代，标准的批判程序是从抽象（宗教、法律）概念倒推到这些概念源自的具体社会现实；今天，批判程序则似乎越来越多地被迫遵循相反途径，从伪具体的形象向构建着我们的

生活经验的抽象(数码、市场)程序推演。

本书从拉康的视角,系统地分析“幻想的瘟疫”这一假设。第一章(《幻想的七具假面》)讨论了心理分析中的幻想概念的轮廓,还特别考虑了意识形态对某些幻想背景的依赖。第二章(《爱你的邻居?不,谢谢!》)讨论的是幻想和快感之间的模糊关系:幻想驱动和构筑快感,同时又像面保护盾一样防止快感过量。第三章(《拜物及其兴衰》)集中讨论了作为幻想诱惑的范例的拜物概念(从它的宗教起源到它的后现代剧变)的僵局。最后一章(《赛博空间,或者存在难以忍受的禁锢》)直接触及了作为“幻想的瘟疫”的最新版本的赛博空间话题,并试图探讨持续不断的数码化会如何影响主体性的地位。四个章节之后附加三篇附录,分析了作为“幻想的瘟疫”的内在实质的真实界的难以呈现性的三个例子:在电影中试图表现性行为时的失败(《从崇高到荒谬:电影中的性场面》);音乐旋律线的逐渐消失表现出的主体性(《罗伯特·舒曼:浪漫的反人文主义者》);以及现代(康德)伦理中对道德法则的排斥(《无意识的法则:论一种超越善的伦理》)。

目 录

介 绍	1
第一章 幻想的七具假面	1
真相就在那里 1	1:幻想的先验图示 7
2:主体间性 9	3:冲突在叙述中闭合 11
4:堕落之后 16	5:不可能的凝视 19
6:内在违越 23	7:空洞的姿态 34
冲动之“永远回到相同” 38	知识、欲望和冲动 40
欲望中的真理,幻想中的知识 44	
第二章 爱你的邻居? 不,谢谢!	51
傻瓜和无赖 51	为什么快感是非历史的 56
邪恶中的平庸? 64	种族清洗之诗 72
去美化的邻居 77	邻居的丑恶声音 83
青蛙和一瓶啤酒 85	意识形态失真 91
作为否定量的物体 98	
第三章 拜物及其兴衰	101
移动的雕像,冻结的躯体 101	过于关注! 108
阐释的暴力 114	从宗教到商品的宇宙 118
拜物的幽灵化 123	

结构和人道主义之间的拜物	127	应当有信仰的主体	130
原初的替换	134	互消性	138
差异	146	应当享受的主体	141
		性	
		“客观的主观性”	149

第四章 赛博空间,或者存在难以忍受的禁锢	154
症状是什么?	154
作为真实的虚拟	159
被威胁的前线	163
身份、想象和符号	169
“去中心化的主体”在哪里?	173
幻影超文本	178
主人的悬置	187
对信息的厌食	192
拯救表象	197
气象学教会我们关于种族主义的什么事情?	200

附录 I 从崇高到荒谬:电影中的性场面	209
附录 II 罗伯特·舒曼:浪漫的反人文主义者	236
附录 III 无意识的法则:论一种超越善的伦理	263

第一章 幻想的七具假面

真相就在那里

好几年前，传闻中迈克尔·杰克逊的不道德行为（与未成年男童的性游戏）被揭露出来，这给予他纯洁的彼得·潘形象一记重击，其意义已超出了性别和种族的差别。这时，一些目光锐利、言辞犀利的评论家问了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呢？所谓“迈克尔·杰克逊的阴暗面”不一直都明摆在那里吗？每当他有新音乐专辑发行时，同时面世的录像片中不总是充斥着仪式化的暴力场面和富含色情含义的姿势吗？这种情况在《颤栗》和《真棒》那两张专辑中尤甚。潜意识就在外面，并不是隐藏在什么深不可测的深渊中。引用电影《X档案》中的一句名言：真相就在那里。

当我们分析幻想是如何同意识形态结构的内在冲突联系起来时，如果像这样把注意力集中到物质性的外表上，往往能取得丰硕的成果。曾有两位建筑设计师设计了纳粹党的地方总部：阿道夫·科佩蒂在1928年设计的新帝国式仿古建筑和朱塞

佩·特兰尼在1934—1936年间设计的具有高度现代主义特色的透明玻璃屋。当我们把这两个设计方案放到一起时，它们不正暴露出法西斯意识形态的内在矛盾吗？一方面，它号召回到前现代的有机合作组织；与此同时，它又以前所未闻的力度动员起一切社会力量，服务于急速前进的现代化。前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的公共建筑工程则提供了一则更好的例证。当时，在多层办公楼的顶部竖立起巨大的新人类或新夫妇的塑像。仅仅数年之后，楼顶的塑像把下面的办公楼（这可是人们实实在在的工作场所）压垮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到最后办公楼成了那比生活更高大的塑像的底座。建筑设计外在的、物质性的特征不正暴露出斯大林式意识形态的真相吗？在那样的意识形态下，真实的、活生生的人变成未来新人这个幽灵的底座，所谓的未来世界新人是个意识形态怪兽，它将真实的、活生生的人践踏在自己的脚下。令人不解的是在当时的苏联，如果有人敢说那个未来世界新人是个将真实的人压扁的意识形态怪兽，他立刻就会被投进监狱。然而，通过建筑设计把这一点表露出来却被允许，甚至得到鼓励。还是那句话：真相就在那里。因此，不仅要谈意识形态渗透到日常生活的表层之中，更要谈意识形态在表层的物质凝结过程中暴露出自身的内在矛盾冲突，而意识形态的明晰表述不敢承认那些矛盾冲突。这就仿佛如果意识形态结构要正常发挥功能，就必须服从于一个“反常的小鬼”，以其物质存在的外在表征叙述出内在的矛盾冲突。

这样的外在表征直接将意识形态物质化，它于是成为“功利性”。也就是说，在日常生活中，越是当人们诉诸于简单的功利性时，意识形态发挥的作用也就越大。请不要忘记，在一个符号的世界上，功利性是个反射型概念。也就是说，功利性总要涉及到将功利视为有意义的判断。比如说，有个人在大城市中拥有辆大

陆巡洋舰越野车，这并不仅仅意味着他过着一种少废话、重实际的生活。实际上，他是通过拥有这样一部车来表示他过着一种少废话、重实际的生活。在这方面，一位难以逾越的大师当然是列维-施特劳斯，他就做食物的三种方式(生食、烤、煮)建立起一个符号学三角，向人们展示了食物也可以成为“思想的食物”。或许，大家都还记得布纽尔的《自由的魅影》中的一个场景：进食和排泄的关系被颠倒了过来，人们坐在便器上，围在餐桌边愉快地交谈；当他们想吃东西的时候，他们悄悄地问管家“那地方在哪儿……你知道我说什么地方”，然后溜进后面一间小房间。作为对列维-施特劳斯的补充，我禁不住要说粪便也可以成为思想的物质，厕所的三种基本形式不也构成了一种排泄三角，同列维-施特劳斯的饮食三角遥相呼应吗？

在传统的德国式厕所中，下水孔在前面，因此粪便排泄出来以后，我们先要闻它的味道，还可以检查它以找寻疾病的踪迹；典型的法国式厕所则与此恰恰相反，下水孔在后面，也就是说，粪便应当一排泄出来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最后，盎格鲁-萨克逊式(英国或美国的)厕所则展现出一种综合：便盆里盛满了水，粪便就漂在上面，仍然可以看到，但没法对它检查。难怪埃希卡·荣在她现在已半被遗忘的《飞行的恐惧》的开头也就各种欧洲厕所做了番著名的评论：“德国厕所就是理解第三帝国恐怖的钥匙，能造出这种厕所的民族还有什么做不出呢？”很明显，如果仅仅从实用的角度出发，我们没法解释任何一种厕所为什么会那样，在这里明显可以辨识出一种意识形态认识：主体如何将自己同自己体内排出的粪便联系起来。第三次，我要说：“真相就在那里。”

黑格尔是最早分析德国—法国—英国这一地理三角的哲学家之一，他将三者表达为三种存在态度：德国人喜深思、求完整；

法国人爱革命、性急躁；英国人身上体现出的则是温和实用主义。在各自的政治立场上，这一三角可解读为德国的保守主义、法国的激进革命主义和英国的温和自由主义；在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生活领域方面，它可解读为德国的形而上学和诗歌、法国的政治学和英国的经济学。而上面对厕所的提及不仅可以从排泄这一最隐秘的生活领域中辨别出同样的三角关系，更能够生成潜伏在这一三角关系之下的三种对待排泄过程的态度：含混的沉思和幻想；匆忙处理掉令人不快的排泄物，越快越好；实用的态度，将排泄物视为普通的事物，以恰当的方式将其处理掉。因此，对一个学术界的人来说，坐在圆桌旁说我们生活在后意识形态的世界中并不是什么难事，可在激烈的讨论之后，当他坐在厕所里时，他又齐腰陷入意识形态之中了。厕所三角中的辩证关系也验证了这类实用求证的方法自有其意识形态的道理。盎格鲁—萨克逊式厕所只有在与德国式和法国式厕所的差别关系中才取得意义，我们有如此众多的厕所类型，因为每一种类型的厕所都试图适应一种既有的创伤过程。拉康说，人区别于动物的一个特征正是对人而言粪便的处理成了个问题。

同样的道理也存在于人们洗盘子的不同方式中。比如说，在丹麦，人们洗盘子时有一整套详细特征，与瑞典人洗盘子的方式截然不同。^① 仔细分析那些特征，我们很快就能得出结论，这一整套特征正标识出了丹麦人截然不同于瑞典人的基本民族特性。不妨再进入一个更隐蔽点的领域：从女性性器官上毛须的三种主要处理方式上，我们不也能发现同样的符号三角吗？自由生长、

^① 见 Anders Linde-Laursen, "Small Differences—Large Issues", *The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94:4(Fall 1995), pp. 1123—44.

不经修理的阴毛标志着嬉皮士崇尚自然的生活态度；雅皮们更喜欢法国式园林的处理程序，她们将阴毛的两边剃光，只留下中间一长条，和两边明显的剃印；而朋克一族则将阴毛全部剃光，还在阴部装饰上金属环，通常穿在突出的阴唇上。这不也是列维-施特劳斯的符号三角的另一版本吗？“生的”、自由生长的毛发；打理精细的、“烤制的”毛发；全剃光的、“煮熟的”毛发。我们看到，即使是对待身体最隐秘部位的态度也可以成为意识形态的表达。^①那么意识形态的物质存在同我们意识清晰时的信念又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呢？亨利·伯格森曾强调莫里哀笔下的塔杜夫之所以可笑并不是因为他虚伪，而是因为他陷入自己的虚伪面具而不能自拔：

他如此彻底地沉浸在虚伪者的角色中，以至于实际上他是在真心诚意地扮演这个角色。正因为如此，也仅因为如此，他才显得可笑。如果没有这种纯粹的物质性诚挚，如果没有那些经过多年的虚伪练习，已成为他别无他择的态度和语言，塔杜夫仅仅会令人厌恶。^②

伯格森提到“纯粹的物质性诚挚”，这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工具”概念不谋而合。阿尔都塞的概念谈到的是令意识形态物质化的外在仪式；尽管主体同这样的仪式保持距离，他并没有意识到仪式已经从内部支配了他。正如帕斯卡尔所说：如果你并不

① 其实，最明显的例证——出于某种原因，我把它删除了——当然还还是性爱过程中不同体位的意识形态含义，也就是我们在以不同的姿势做“那件事”时发出的意识形态声明。

② Henri Bergson, *An Essay on Laughter*, London: Smith 1937, p. 83.

相信,但仍然跪下,仿佛你相信,信仰会自动产生。马克思主义中的商品膜拜说的也是同样的过程:在资本家的清晰自我意识中,他是个按常理行事的唯名论者。然而,他一举一动中体现出的“纯粹物质性诚挚”正显示了商品世界的“神学臆想”。^①幻想的真正寄居地正是这体现于外在意识形态仪式中的纯粹物质性诚挚,而非隐藏在主体内心深处的自白和欲望,也正是幻想托起了意识形态的大厦。

幻想是如何在意识形态内发生作用的呢?标准的观点是:它产生出情景幻象,从而将真实情景中的恐惧模糊、淡化。因此,我们无法完全看到充斥着整个社会的矛盾冲突,相反沉浸在我们的社会是个有机整体的意识中,以为团结、合作等种种力量把我们结合在一起。在这方面,我们依然可以从人们预期最少的地方,从一些边际情景中,也显然是纯功利性的情景中,找寻出此种幻想的观念。就让我们回想一下飞机起飞前的安全说明吧——它们不也是建立在坠机事件将会如何发生的幻想之上的吗?飞机首先在水面上轻柔地降落(真是不可思议,他们总设想飞机在水面上降落!),每位乘客穿上救生衣,再游会小泳,简直就如同在一位经验丰富的教练的指导下度过珊瑚岛上的假期一样。像这样把一场灾难“美化”(美妙的、轻柔的降落,女乘务员舞蹈般指向出口标志……)不正是纯粹的意识形态吗?然而,关于幻想的心理分析概念并不能把它简单化为使真实情景中的恐惧模糊、淡化的幻象。首先,也很明显,我们要说,幻想同它所要掩藏的真实的恐惧间的关系很含混:幻想掩藏住恐惧,可同时它又产生出它意图掩藏的东西——

^① 关于拜物之悖论的更详细的分析,请参看本书第三章。

它所要压抑的参照点。^①此外,我们还要以一整套特征来将幻想的概念具体化。^②

1: 幻想的先验图示

首先要注意的一点是:幻想并不仅仅以虚幻的方式实现欲望,它的功能更像康德所说的“先验图示”:幻想构成了我们的欲望,为欲望提供坐标系。也就是说,幻想“教会我们如何欲望”。在某种意义上,幻想类同于笛卡尔哲学中的松果腺这一意识和存

-
- ① 在涉及到权力的恐怖来源问题上,保守主义者的例子(他们禁止讨论这些来源,却恰恰产生出“原始罪行”的恐怖,而权力也正建立在这样的恐怖之上)很好地表明了恐怖在面对幻想屏障时所发挥出的极端复杂的功能。恐怖并不仅仅是被幻想屏障掩盖的无法承担的真实界,恐怖自己也能充当屏障,以其夺目的效果掩盖某种“比恐怖更恐怖”的东西——原初空虚或冲突。举个例子来说,反犹太主义者眼中犹太人的魔鬼形象和犹太阴谋招致极端恐怖,而那种恐怖也起到了幻想屏障的功能,使我们避免直接面对社会冲突。恐怖也能发挥屏障的功能,掩盖起空虚,这一逻辑也从幽灵船这类主题所具有的神秘力量中得到注解。空无一人的船沿着海岸漂行,这就是终极恐怖,我们看到的不是机器中的幽灵,而是成为幽灵的机器。没有任何计划和目的,机器自己驱动自己,犹如盲目的偶然设施。在社会层面上,这也就是犹太阴谋所隐藏起的内容:社会就是个偶然的机制,盲目地行走在自己的路途上,陷入矛盾冲突的恶性循环而不能自拔。这才叫恐怖。
- ② 我们可以先把那些已经成为常识的特征放在一边,刻入幻想叙述的(幻想中)主体究竟是谁?他究竟在什么地方?他又是怎么刻入幻想叙述的?这些问题的答案远非显而易见。即便主体本人出现在自己的叙述中,那一刻也绝不会自动成为自我认识的一刻,也就是说,他不会必然“认识到自己”。(在另一层面上,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主体的符号自我意识中。要把这种矛盾解释清楚,最好的办法就是借用出现在电影开始时的提示语“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在被划斜杠的主体和主体,在主体的虚无和代表着具体那人的符号特征间存在着鸿沟,这也就是说,“主体与具体那人间的任何相似纯属巧合”。在主体的(幻想性)真实界和那人的符号自我意识间不存在任何联系,二者完全没有共同的尺度。因此,幻想创造出多个“主体位置”,(观察和幻想中的)主体就在这多个位置间游移,那人的自我意识也在不同位置间跳跃。

在之间的介质。幻想中介在符号的形式结构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事物的实证性之间,也就是说,幻想提供了一个图示,根据这个图示,现实中的某些实证事物能够发挥出欲望的客体的功能,填补进符号的形式结构所开拓的空间。用简单的话来说,幻想并不是说我想得到块樱桃蛋糕,但我在现实中得不到,于是我幻想得到它。上面说法的问题在于:首先,我怎么知道我想得到块樱桃蛋糕?这就是幻想告诉我们的。幻想的这一功能来自这样一个事实:“不存在什么性关系”,没有什么放之四海皆准的公式或数据库可以保证伴侣间的和谐性关系。因为缺了这个放之四海皆准的公式,每个主体都不得不造出自己的幻想,一种“私人的”性关系公式。对一个男人来说,只有当一个女性符合他的公式要求,与她的性关系才会成为可能……

最近,斯洛文尼亚的女权主义者大声疾呼,抗议一家大型化妆品厂为防晒霜做的户外广告,那则广告展现出一系列身着紧身泳装,皮肤晒成古铜色的美女的背部,下面配上的广告词是“每人都有自己的指数”。当然,这则广告的基础是个低俗的双关语:表面上,广告语指的是防晒霜,它们都有自己的防晒指数,以适合不同类型的皮肤。然而,这则广告的真正效应建立在显而易见的男性沙文主义解读上:“只要你知道女人的指数,知道如何挑逗起她的催化剂,那么你什么样的女人都能到手。”弗洛伊德理论关于原始幻想的观点会说每个男人或女人都有着自己的指数,这个指数控制着每个人的幻想。沃尔夫·曼的指数是个从后面看上去手、膝着地的女人,罗斯金的指数是个雕像般没有阴毛的女人,诸如此类。搞清这个指数可不是什么高尚的事情,我们永远无法把这样的认识主体化,这样的认识代表着狡猾和奸诈,甚至令人毛骨悚然,因为它剥夺了主体的个性,将人降格为木偶、玩物,“没有尊严,没有自由”。